

书过眼 (两则)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弋舟

《我为什么写作》

相对于《1984》《动物农庄》、《我为什么写作》(奥威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所收的内容涵盖了作者不太为人所知的那些作品:《所谓欢乐,不过如此这般……》、《猎象记》、《政治与英语》、《置身鱼腹》,以及《我为何写作》等。对于那些对奥威尔心存某种偏见的读者而言,本书是一部极好的矫正与澄清的读本。当我们用“政治寓言”一类的判断来否定奥威尔小说的艺术价值时,的确应该重温作者身处的时代——阶级分析成为当时几乎所有先进知识分子探究世界的工具与武器,以此,奥威尔们的立场,远远比我们如今的小说家来得积极,那种强烈的道德感与批判意识,如今看来,已宛如空谷回音。有这种积极垫底,《1984》《动物农庄》的“寓言性”才如此之精准,不信的话,以我们如今习焉不察的油滑与轻浮为策动,大家都来试试,看看能不能写出比奥威尔更高级的东西。本书中《政治与英语》一文格外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把文中的“英语”全部替换成“汉语”,这篇文章便完全对我们的现实有效,这便是伟大作家的力量,他们具备在常识中洞察普遍真理的能力。当一些作家还在为自己及作品存活于世而庆幸时,奥威尔却为一部小说咯血而死,以至于我们只能把妒忌换成尊敬和怀念。

《娃娃要过河》

《娃娃要过河》(作家出版社2009)这本集子收入了小说家叶梅的七个中篇,并被冠以了“女性小说选”。什么是“女性小说”呢?无外:女性写的,写女性的,有某种女性立场的。在这几个意义上,这本集子囊括了“女性小说”的一切所指。

叶梅先生雍容,她的女性立场柔曼、倔强,俯视、起码远眺着自己笔下的女性,用几乎堪称仁慈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同类,将这七个中篇写得弥漫着我们文学语境中“正典”般的气息。“娃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这不是呼救,是骄傲的诘问和深情的召唤,叶梅先生,也只有她这样成功抵达了彼岸的女性,才能将娃娃们的一切忧伤乃至不堪,都表达得得体体面面,端端正正。这里面,已经鲜见我们阅读经验中那些关于女性描述的软弱和阴暗,那些繁复的愁肠百结甚至邪恶的痛苦挣扎,在这本集子里,统统不见,连遣词造句和谋篇布局,这本集子都仪态周正。虽然,这样的小说本不在我偏狭的趣味里,但读下去,活下去,那种温和的、有力,原本统摄着这个世界,是一双正确的大手,托住万有。张中行先生有言,人生幸事有二,其一便是看懂了方程式的美。这是一个智慧文人的肺腑之言,我们的偏狭乃至狭隘,终究会被矫正,直至让生命、写作、审美,都日益成熟,活在没有歧义的正确的世界里。有志于完善自己的写作者,读叶梅先生的小说吧,直至看懂叶梅小说的美。

原创漫画传记 再现梅兰芳惊艳之美

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精细研磨 填补原创漫画传记空白

海南周刊:创作的过程中一定会有许多不易吧?

林莹:有的时候为了描摹场景中一套桌椅、一片砖瓦,力求准确,我都要翻阅上千页的书籍和影像资料。具体涉及到京剧专业方面的内容就更加复杂,为了准确地画出演员在表演某些复杂身段时他身上行头的细节,我要对各种京剧剧目的反复观赏和研究。可以说,在这套梅兰芳的传记漫画里,所有戏台上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花费了巨大精力去考证、临摹、悟出的,具体到每一根线条,都有出处,绝不是随便画出。

海南周刊:听说此作品获得了梅大师之子——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的指导与首肯,您在准备时做了哪些特别的功课?

林莹:准备过程真的是太复杂了,现在想想自己可真厉害啊。比如为了了解梅兰芳先生所处晚清及民国时期的环境,不包括戏曲方面的资料就花费了我一年半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阅读和收集上,那段时间几乎没有进账,全部投身在创作研习上,说到这里真是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如此支持,没有把我赶出门工作,不过就这还只是了解了民间风情而已,专业方面的资料就更别说了。为了获得梅先生的认可,我画了很多设定,作为作业请他审核的,而我人生中最大的一张彩图——2米多长的《贵妃醉酒》就是作为这作业的一部分赠送给了梅先生。

国粹之美与漫画之彩 完美融合

海南周刊:京剧是一种非常写意凝练的艺术,漫画往往要合理地进行夸张,而传记则重在写实,您是如何把京剧与漫画这两种艺术,以及写意和写实这两种手法在作品中进行融合的?

林莹:确实如此,漫画的创作中,写意与写实一直是我所努力想平衡的两端。应该说,之前其他的绘画形式对于京剧的描绘多是写意的“抓神”,真正描绘京剧繁琐细节的并不多。而我的漫画创作中最花费时间的就是对于京剧服装、道具的细节描绘。虽然在具体表现京剧表演的方面肯定是写意的,但整体来说,这一次的漫画还是写实多与写意。

海南周刊:梅兰芳的漫画,画得很美,很惊艳,这植入了您的审美观,和小说、传记相比您的优势在哪里?

林莹:作为一部传记题材的长篇漫画,我们将着力点放在一个最卑微的命运是怎样创造出最辉煌的人生故事上,放在将国粹之美与漫画之彩进行完美地融合上,从而将京剧作为最美丽的遗产亦是最陌生的艺术的惊艳之美,以及在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代宗师如何以生命和气节写就震撼史诗——呈现。最简单的例子吧,除了真实的现场,你很难再见到那么华丽和复杂的京剧行头了……

漫画京剧 是我对中华文化的信心

海南周刊:为什么选择了郭敬明的《最漫画》团队?

林莹: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因为我相信,目前的国内出版业中,只有郭敬明先生所构架的平台才能真正让《梅兰芳》这样一部“高端”的漫画获得成功。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

海南周刊:漫画的受众群体大多是青少年以及儿童,现在的漫画很多都有点“哈韩哈日”而您却逆流而上,用漫画这种艺术形式来写国粹京剧,您对未来和市场有信心吗?

答:中国的文化,永远有着值得去了解、去感受的精华。这种精华是属于整个亚洲、甚至是世界的。相比流行的元素的昙花一现,它的沉淀注定了千年不衰的魅力。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中国文化的魅力必定会更加深远。漫画国粹京剧是我对中华文化的信心,也是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梅葆玖和林莹。



《梅兰芳》封面

经过艰辛的历练与精心创作,一部京剧发烧友的开先河之作《梅兰芳》传记漫画今年新春出版,成为国内首部梅兰芳原创漫画传记。

梅兰芳作为京剧艺术乃至戏曲艺术的杰出代表,他的生平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如同画卷般瑰丽的人生,曾经以文字、油画、电视、电影、纪录片、舞台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再现过,但在漫画领域,却独缺佳作。

《梅兰芳》传记漫画作者林莹是中国原创漫画代表人物之一,画风细腻流畅、华美大气,出道十余年来创作了《魔尘》《鬼吹灯》《铄月》等一系列富有民族文化色彩的优秀漫画作品,深受70、80和90后读者的欢迎。林莹热爱传统文化,是京剧艺术的痴迷者,更是梅兰芳先生的发烧友,对京剧和梅兰芳深入研究已经坚持了十余年。当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结识梅葆玖先生,林莹深藏已久的愿望倾泻而出。

京剧发烧友 痴情梅大师

海南周刊:10年前时看你的插画,还觉得有模仿日漫的痕迹,是现在已经有很浓厚的个人风格了,创作梅兰芳是不是对个人风格的演变和成熟有裨益?

林莹:10年前的我画是什么样子?连我自己都有些记不清了。说到风格,漫画家只要不间断的创作,肯定会慢慢地进步的,至于个人风格的转变么,其实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变化蛮大的。之前的古典玄幻漫画《铄月》的个人风格可能更强烈。不过,创作《梅兰芳》肯定对我的绘画有更大的影响,毕竟,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我也会尽量用更中国的感觉来描绘。

海南周刊:您什么时候开始听戏的?怎么喜欢上梅大师的表演?什么时候又有愿望用漫画来画梅先生的?

林莹:最早我那不叫听戏叫看戏,虽然小时候电视机还是黑白的,我还是单纯地被电视机里那些华丽的行头所吸引。后来有机会看了现场,一下子就被震住了。当时给我的震撼现在还记得,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听戏曲,看戏谱,了解一切我能收集到的关于戏曲的知识,那时人小,资源有限,可很值得回忆,不过我的嗓子肯定是唱不好的。其实,只要是戏,我都是很喜欢看的。但京剧作为国粹确实是中国戏曲中最精华的部分,而梅兰芳先生又是这最精华部分中最华美的部分。能够创作《梅兰芳》是我多年的愿望了,嗯,就算20年吧。现在终于实现,很欣慰啊。